

以国家的名义 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



12月13日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。

祭奠，以国家的名义

寒风凛冽，冬雨绵绵。南京的大街小巷已落满法桐的黄叶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的松柏依然苍青。12月13日，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三个国家公祭日。

7时，天刚刚亮，国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缓缓升起又徐徐半降，为遇难同胞下半旗志哀。

10时整，庄严的国歌声响起，公祭仪式开始。8000余名各界代表统一列队、胸佩白花、肃穆而立，雨水打湿了人们的脸庞，却几乎没人抬手去擦拭。耄耋之年的幸存者和抗战老兵也站在雨里，戴着的帽子也都捏在手里。

10时01分，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起，江上的轮船、路上的汽车跟随鸣笛，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京的大街小巷。纪念馆里雨声淅沥、万人肃立，纪念馆外行人驻足、车辆停驶。人们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哀。

这一分钟，在这个城市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

静默的人们仿佛陷入了回忆：79年前的这一天，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，30万同胞惨遭屠戮，六朝古都满目疮痍，无数民众流离失所。那是南京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

公祭仪式现场，8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泪眼模糊，已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。79年前南京城破，本应安享天伦之乐的一家9口人，转眼间只剩下她和妹妹。这位坚强的老人说：“3次国家公祭，每次我都参加！”

在南京城内17个丛葬地，鲜花铺满了纪念碑，市民们自发进行悼念。在北极阁丛葬地，人们身着黑衣、手捧菊花、低头默哀。退休市民傅建伟已经连续8年来参加悼念活动。她说：“没有强大的军事、国力，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站起来。血的教训应该化作民族振兴的动力。”

在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，来往的车辆都停在了十字路口外，行人停在了街头。36岁的出租车司机徐师傅，摁住车喇叭加入

了鸣笛的队伍，挡风玻璃上的雨珠映出路旁的广告屏幕，上面写着：“正义必胜，人民必胜，和平必胜”。“那是方向，是我们共同愿望。”他说。

在早高峰刚过的地铁站里，人们放慢了脚步观看电视直播的公祭仪式。“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平许愿墙”上已经写满了和平祝福语，不少人在这驻足写下公祭日的感悟：“愿历史教训伴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”“战争不相信眼泪，强军才能安邦”……

一分钟默哀后，街头的车流恢复，纪念馆里的仪式继续进行。79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读了《和平宣言》：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殷忧启圣，多难兴邦……”

当纪念馆里的和平大钟撞响，3000只和平鸽飞向天空，人们对遇难同胞的缅怀并没有随公祭仪式而结束。

22岁的南京市民刘龙在悼念活动后说：“悼念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民族的苦难与和平的可贵。”

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张生说。尊重个体生命、传承家国情怀，进而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，是国行公祭的要义所在。每年的12月初，纪念馆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家祭活动。9日和10日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、杨翠英、路洪才、陈桂香带领各自的家人，在纪念馆“哭墙”前集体祭奠被日军屠杀的亲人。“亲爱的爷爷、父亲、弟弟、堂哥：如今国家强大了，我们也过上了好日子。

易周氏、崔正桂、殷玉汉……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10日又新增110个人名。截至目前，“哭墙”已刻上10615个名字。目前，纪念馆确切掌握的遇难者名单是1.5万余人。自2007年纪念馆新馆开放后，至今已经五次新添遇难者名单。79年过去了，搜寻求证遇难者名单的工作非常艰难，但却是研究人员必须要做的课题。“每一个人名的背后都曾经是鲜活的生命，幸福的家庭。”南

子。只要我在世一天，我就要把你们的遇难经历告诉更多的人。”悼念亲人的家书，表达了91岁老人杨翠英传承历史的决心。让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感到欣慰的是，随着中国不断崛起，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张建军说：“在悼念逝者、缅怀历史的特殊时刻，让我们一起从灾难记忆中汲取家国情怀，为民族复兴凝聚向上力量。”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107人

国家公祭仪式上，最前排的位置永远为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而留，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。据统计，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107人，平均年龄超过85岁。

大屠杀发生前，他们是鲜活的个体，有各自的生活，亲历悲剧后，他们和家族的轨迹发生了何种变化？他们的人生、人性受到了什么影响？人至暮年，他们最后的心愿是什么？

躲得过浩劫，敌不过岁月

11月7日11时53分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钟去世，享年90岁；11月10日19时30分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任静萍去世，享年94岁；11月12日凌晨4时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宝珠去世，享年89岁……一周内三位幸存者撒手人寰。

“她走得很突然，之前没有任何预兆。”任静萍的家人说，就在去世前两周，老人作为“5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”的对象之一与专家进行了访谈，而这未完成的调查，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国启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。那时，登记在册人数超过千人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如今，登记在册幸存者仅剩107位。

伤痛并未在胜利后戛然而止

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，9岁的艾义英家境殷实，她的父亲思想开明，让她上学。南京城沦陷之际，他的父亲、叔叔、堂哥、姑父等7人都被日本人抓走。

“这就没有学可上了啊……”88岁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会不时地这样念叨。战争不仅夺去了她的家人，更把她原本充满憧憬的人生击成了泡影。

伤痛不会在战争结束后戛然而止。大屠杀给王义隆留下的除了家破人亡，还有头上一条日本军刀留下的疤痕。93岁的老人说，他的余生都在被头痛折磨。

比肉体疼痛更难痊愈的是心伤。许多幸存者一辈子都没能走出

亲人遇害的阴影，只要回忆触及那段过往，他们一下子就会号啕大哭。还有的幸存者一生阴郁孤僻，没有朋友，甚至对子女也是情感淡漠，导致家庭关系紧张。

失明多年的幸存者张福智几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认不出身边的亲人，不记得已经吃过饭，但日军暴行在他模糊的意识中却异常清晰。他的女儿张寿云回忆说，一天夜里，已患病的老人突然大喊大叫，要求家人把自己藏到衣柜里，说是日本人来了……

国之难者的暮年心愿

“生命的逝去是不能用任何方式换回的，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生死相隔。南京大屠杀过去79年了，我会把国家遭受侵略的历史告诉我的后代，让更多人牢记历史，悼念逝者，谋求和平。”国家公祭日前夕，90岁的余昌祥携家人到哭墙前举行家祭。他的父亲余必福当年住在南京中华门外西街，惨遭日本兵杀害，尸体一直没有找到。

每年12月13日，幸存者常志强会独自一人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凭吊。当老人听到电视里传来79名青少年宣读《和平宣言》时，他热泪盈眶。

国弱则民辱，国强则民立。已至暮年的幸存者，用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昭示着这个真理。

二十多年前，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第一次到南京调查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含着泪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日军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祖父母、父母，我永远忘不了。请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日本的年轻人。”

为此，松冈环80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南京，致力于用图片、影像、录音和文字，向日本民众传播南京大屠杀真相。13日，她又一次来到南京，在公祭仪式现场与熟悉的幸存老人一一拥抱握手。“但我很遗憾，他们想要的道歉至今没有来。”松冈环说。

“我已经87岁了，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，但我一直在等，等待日本道歉的那一天。”幸存者夏淑琴说。

多国史料揭侵华日军暴行

《人类记忆：南京大屠杀实证》一书12日在南京出版发行。该书精选中方、日方、第三方以及战后审判四个方面的档案史料和历史图片近200件，采用以图证史、以档案史料传承记忆的方式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，还原历史真相。

据介绍，受害者留下的档案史料包括，程瑞芳、蒋公毅等中国幸存军民，在当时的日记或之后的回忆、呈文中控诉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；加害者方面，直接参与或见证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、随军记者留下的日记、书信或回忆；第三方的史料包括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、教师、医生、记者、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等，

在其日记、书信、新闻报道、外交档案中，详尽、真实地记载了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；战后审判方面，包括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，经过深入调查后作出的正义的审判、法的定论。

“一个民族只有保存对历史的完整、客观的记忆，才能从真实的历史中得出真实的教训和未来的启迪。”该书主编张宪文说，本书采用档案图文对照形式编排，即在呈现原始档案图片的同时，对重点文字进行节录，使得历史档案能够直接与读者“对话”，增强可读性与可信性。